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0.01.016

# 家长参与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基于学生非认知能力视角

刘羽田, 韦吉飞\*, 贾政立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 重庆 400715)

**摘要:**非认知能力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构件,贫困代际传递的阻断需要以此重新建构逻辑。探究家长参与提升学生非认知能力进而阻断贫困传递的内在机制,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和链式中介模型,探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长参与、学生自我教育期望、学生非认知能力四者间的路径机制。结果表明,家长参与和学生自我教育期望在社会经济地位与学生非认知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链式中介效应,两者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70.82%和10.95%,家长参与对学生非认知能力的直接和间接系数为0.37和0.042,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家长参与教育是学生非认知能力建构的基础性条件,参与方式应顺应学生个体特征需要,同时,需重视学校、社区、家庭三方的教育互助。

**关键词:**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家长参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学生自我教育期望;非认知能力

**中图分类号:**G40-05;F323.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20)01-0084-07

## Parental Involvement in Blocking the Cycle of Poverty: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tudents' Non-cognitive Abilities

LIU Yutian, WEI Jifei\*, JIA Zhengli

(The Faculty of Edu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Non-cognitive ability is a critical component of human capital, and the mechanism of blocking cycle of poverty needs to be logically redeveloped based on this factor. In this paper we study the mechanism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in promotion of students' non-cognitive abilities to block their cycle of poverty. Based on the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the multiple mediator model, we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amily social economic status, parental involvement, students' self-education prospects, and students' non-cognitive abilit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students' self-education prospects can produce obvious multiple mediator effect on the social economic status and students' non-cognitive abilities, with their mediator effects accounting for 70.82% and 10.95 respectively, and parental involvement has a direct and indirect coefficient of 0.37 and 0.042 respectively on students' non-cognitive abilities, with positive contributing effects. Parental involvement in education constitute a basic condition for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non-cognitive abilities, and their manner of involvement should adapt to students'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 needs while attend to the mutual education help between schools, communities and families.

**Keywords:** blocking the cycle of poverty; parental involvement; family social economic status; student self-education prospect; non-cognitive ability

### 一、问题提出

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解决贫困问题,在如今脱贫攻坚的时代背景下,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显得尤为迫切。学界对贫困问

题展开了许多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但就目前而言,绝大部分人都在一个静态角度去研究贫困问题,在动态层面上对贫困代际传递的研究明显不足。贫困的代际传递指贫困在家庭内部由亲代传递到子代,使子代成年后又遭受和亲代一样

收稿日期:2019-11-1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CYJ01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羽田(1999—),男,江西上饶人,本科生,研究方向: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民族教育保障。\*为通信作者,韦吉飞(1984—),男,湖南永州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民族教育保障。

的贫困困扰。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在农村地区尤为突出,学者们认为解决以农村地区为代表的贫困代际传递问题最重要的是促进家庭人力资本的积累<sup>[1]</sup>,也就是需要通过教育提升贫困家庭学生的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包括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两部分。学生人力资本的提升可以阻断贫困家庭的贫困代际传递。在传统人力资本视角下,教育是提升自己能力从而提高未来收入的手段,这种能力往往是包括读写、数学运算,生产知识为主的“认知能力”。但Bowles等学者进一步发现教育还会通过“非认知能力”对学生的未来收入进行影响<sup>[2]</sup>。通过培养学生认知能力或者培养学生非认知能力两种方式均可达到提升学生人力资本的目的。当前学界对认知能力的研究比较健全,非认知能力的研究较少,学校也更加重视认知能力的培养。因此在家庭教育中,家长应当特别注重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培养。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学生自我教育期望等都会对学生非认知能力产生影响。从现有研究中我们知道,家长参与可以通过帮助学生提升非认知能力,进一步提高学生人力资本水平从而摆脱贫困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但是家长参与在其中的机制到底是怎么样的?何种形式的参与才能最有效地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以往的研究通常只是理论上的分析缺乏深入的实证验证。本文将从非认知能力、家长参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学生自我教育期望这四者的关系机制出发,从非认知能力的视角以实证分析的方法解读如何通过家长参与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 二、文献综述

### (一)非认知能力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中的作用

美国学者最早提出“贫困代际传递”的概念。他们在研究长期贫困的问题中发现家庭的贫困会被下一代所传承的现象,并且在借鉴社会学中的阶层传递和地位获得的相关研究后提出了贫困代际传递这一名词。贫困代际传递就是指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家庭内部由父母传递给子女,使子女在成年后重复父母的境遇——继承父母的贫困和不利因素并将贫困和不利因素传递给后代这样一种恶性遗传链<sup>[3]</sup>。学者们普遍认为教育上的缺失是“贫困代际传递”的一个重要因素。贫困家庭儿童教育的缺失,直接导致人力资本的缺乏,引发后期社会竞争的失败<sup>[4]</sup>。根据已有研究我们可知教育的缺位是贫困代际传递的深层原因,因

为教育缺位而导致的学生人力资本偏低是贫困代际传递的直接原因。

伴随着人力资本理论不断完善,人力资本概念逐渐被学界所熟知。教育在帮助个人提高收入以及帮助社会促进经济良性发展上的作用也被逐渐认可。人力资本包含着认知人力资本和非认知人力资本。以往的研究无法解释代际收入流动方程的残差,研究表明父母在劳动力市场的成功往往能传递给孩子但人口学变量、学校教育以及认知变量等大概只能解释这种工资代际相关性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三,仍有很大一部分不能被解释<sup>[5]</sup>。越来越多学者发现个人收入不单单受到认知能力的影响,还有来自非认知能力的影响。非认知能力目前还没有一个明晰准确的定义,罗伯茨(Roberts)认为非认知能力是个人想法、感觉和行为的一种持久模式,是在特定环境和情况下个人出现的固定倾向和趋势的响应方式<sup>[6]</sup>。通过提升学生的非认知能力可以显著提升学生的人力资本,增加收入。学者通过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证明了非认知能力具有显著的提升工资收入的作用<sup>[7]</sup>。非认知能力在帮助人们增加收入摆脱贫困问题上有明显的价值,通过提升学生非认知能力的方法帮助学生摆脱贫困代际传递的困扰是可行的。

### (二)家长参与和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关系

科尔曼指出家长参与子女的生活和教育是社会资本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方式。家长在与子女、老师的交往过程中会形成一种学习和生活的信息交流圈,同时在与子女、老师的交流中会逐渐形成一个支持性的群体从而帮助学生进步,使学生更加努力<sup>[8]</sup>。家长参与是家庭教育中的重要的一部分,家长参与在学界还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统一定义。而其中科尔曼(Coleman)的定义被广泛使用。在社会资本理论和社会闭合理论的框架下,科尔曼将家长参与分为家庭内部参与和家庭外部父母参与两种类型。家庭内部的参与包括父母和孩子沟通、帮助孩子完成功课、父母带孩子一起进行一些活动等。家庭外部的参与包括父母和学校老师的交流等,家长参与对学生非认知能力有着积极正向影响<sup>[9]</sup>。家长参与是学生的一种社会资本,可以通过影响学生非认知能力的方式提升学生的人力资本。根据生态系统理论,家庭是对儿童影响最大的微系统,家长是在这个微系统中与子女进行互动的最主要的对象。父母的参与程度会影响学生的非认知能力,父母在参与过程中选择的参与方式也会对学生产生不同的影响<sup>[10]</sup>。家长参与对于学生非认

知能力的影响是深刻而又复杂的。在选择正确的参与方式的前提下,家长通过自身的积极参与可以较好地提升学生的非认知能力。对于贫困家庭而言,这意味着家长可以不通过增加过多的经济投资,以家长的主体参与方式提升学生的非认知能力。这将有利于贫困家庭子女提升自身竞争力,在未来的就业竞争中谋求一个待遇更加优厚的岗位,提升贫困家庭学生未来的工资性收入。

父母是家长参与的主体,在很多的研究中父母参与也往往与家长参与概念混用。本文中的家长参与是指以父母为主体的,父母参与到子女的生活和学习当中,并且与子女所就读的学校取得联系共同支持学生的发展。

### 三、研究假设

#### (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长参与和非认知能力

学者通过实证数据验证了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SES)对学生非认知能力具有重要影响作用,并且这种影响还会对学业成就以及后来的就业产生持续作用<sup>[11]</sup>。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概念已经被广泛地接受,并且在心理学、医学、社会学等诸多研究领域均有较为普遍的应用,父母的受教育水平、父母的职业和家庭收入几个关键性指标常常被用于衡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sup>[12]</sup>。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家庭往往也会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用于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培养。根据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资源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交往而被获得,弱势群体通过接触优势群体可以补偿弱势群体和优势群体间的分层结构化差异<sup>[13]</sup>。根据家庭投资理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sup>[14]</sup>。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拥有的社会资本更多,培养子女时也更有意愿对子女的非认知能力的培养进行投资,因此成了影响学生非认知能力的一项重要因素。

家长参与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子女发展的一种中介途径<sup>[15]</sup>。非认知能力是学生取得学习成就和生活成就的有力预测指标。高非认知能力的学生会取得更高的学业成就和生活上的成就。家庭压力理论也表明在家庭的经济压力下,贫困家庭家长参与到子女的生活和教育上的积极性会被压制,因此导致贫困家庭中家长参与的不足,进一步阻碍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发展。家长参与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非认知能力进行影响的中介因素。基于以上的整理提出第一个路径假设:家长参与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 (二)家长参与、学生自我教育期望与非认知能力

家庭资本是儿童的一种先赋资本,布劳和邓肯在《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美国的职业结构)一书中证明家庭资本特别是父母的职业和学历与子女的教育获得有着显著联系。休厄尔(Sewell)扩展了布劳—邓肯的研究模型,在他们对10 318名学生近7年的跟踪研究中,加入了个人努力、父母鼓励、家长参与等中介变量,发现这些中介变量会降低家庭背景对儿童成长的影响,并对儿童成长有直接作用<sup>[16]</sup>。家长的参与会对学生的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并且家长参与的不同方式会对学生的多个方面的表现产生不同的影响<sup>[17]</sup>。家长参与与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显著相关,父亲的情感参与、智力参与、行为参与对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有显著的预测作用<sup>[18]</sup>。

学生自我教育期望同样会影响学生的发展。基于内隐理论,每个人对自己的属性是否可变的看法是不一样的<sup>[19]</sup>。认为自身的能力和属性是可变的学生会更加积极地追求自身的目标。自我决定理论从有机辩证的角度阐述了外部环境促进内部动机及外部动机内化的过程,揭示了外在干预影响个体动机的有效路径<sup>[20]</sup>。父母对孩子的自主性支持,更能促使其接受和认同学校的价值观,形成认同性动机,与父母有更多安全性关系,得到他们更多照顾和关怀的孩子更容易将积极的行为内化到自身<sup>[21]</sup>。

家长参与还会通过学生的自我教育期望对学生非认知能力产生间接的影响<sup>[22]</sup>。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父母与孩子的沟通,父母的教育期望都是学生自我教育期望的显著预测变量<sup>[23]</sup>。家庭是对孩子成功的最重要的影响方面。家庭教育对学生的影响深刻而又不易被人们所察觉。基于以上的整理,我们提出了第二个假设,家长参与不仅会直接对学生非认知能力产生影响,而且还会通过影响学生的自我教育期望间接影响学生的非认知能力。

总结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四个研究假设:  
(1)家长参与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非认知能力作用中的中介因素,家庭贫困不仅会直接对学生的人力资本产生不良影响,还会通过影响家长参与导致学生人力资本积累不足;  
(2)学生自我教育期望是家长参与对学生非认知能力作用中的中介因素,家长参与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学生的非认知能力,还会通过提升学生的自我教育期望帮助学生提高人力资本水平;  
(3)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非认知能力的作用中,家长参与和学生自我教育期望承担着链式中介作用,家庭贫困与家长参与和学生自我教育期



望会相互联系并最终作用于学生的人力资本;(4)家长参与的不同方式对学生的自我教育期望和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是不同的,家长不同的参与方式会对学生的人力资本产生不同的影响。

#### 四、数据和变量的说明

本次使用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调查并公布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4—2015年的数据。该调查项目于2013年在全国抽取了112所学校、438个班级约2万名学生进行基准调

表1 变量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	变量说明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父母最高学历	1=没受过任何教育 2=小学 3=初中 4=中专/技校 5=职业高中 6=普通高中 7=大学专科 8=大学本科 9=研究生及以上
	父母最高职业	1=下层, 2=中层, 3=上层
	家庭经济状况	1=非常困难 2=比较困难 3=中等 4=比较富裕 5=很富裕
家长参与	情感参与	1=从不, 2=偶尔, 3=经常; 包括家长是否主动和孩子讨论学校发生的事、与朋友关系、与老师关系、心事或烦恼
	行为教导	1=不管, 2=管但不严, 3=管得很严; 包括作业与考试、在校表现、和谁交朋友、穿着打扮、上网和看电视时间
	亲子活动	1=从不 2=每年一次 3=每半年一次, 4=每个月一次 5=每周一次 6=每周一次以上; 包括和父母一起吃饭、一起参观博物馆、一起外出看演出
	作业辅导	1=没有 2=一到二天 3=三到四天 4=几乎每天; 包括上个星期父母有没有每天检查你的作业、有没有每天指导你的功课
学生自我教育期望	希望自己书读到什么程度	1=从来没有 2=一次 3=二到四次 4=五次及以上; 包括这个学期家长是否主动联系过老师, 老师是否主动联系过家长
	希望自己书读到什么程度	1=现在就不要念了/无所谓 2=初中毕业 3=中专/技校 4=职业高中 5=高中 6=大学专科 7=大学本科 8=研究生 9=博士
非认知能力		1=完全不同意, 2=不太同意, 3=比较同意, 4=非常同意; 包括能够很清楚地表述自己的意见; 反应能力很迅速; 能够很快学会新知识; 对新鲜事物很好奇

查。本文选用的2014—2015年的数据是对2013年调查的进一步追访。在剔除了有缺失值的问卷后, 共计8 359个样本进入最终的统计分析。研究采用的变量见表1。

CEPS问卷设计了对学生的非认知能力进行测量, 考虑到题项间的相关度比较高, 因此利用主成分因子分析的方法对非认知能力进行合成。四个题目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55, 因子载荷在0.756~0.810之间。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中关于家长职业的层次划分参考了学者李春玲的职业分层研究<sup>[24]</sup>, 将父母的职业分为上、中、下三层。

#### 五、数据实证分析

##### (一)非认知能力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研究建立以下回归模型分析对学生非认知能力有影响作用的因素:

$$Y=F(P, E)$$

学生非认知能力用 $Y$ 来代表;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用 $F$ 来代表, 包括家长最高学历、家长最高职业、家庭经济状况; 家长参与用 $P$ 来代表包括情感参与、行为教导、亲子活动、作业辅导、家校联系; 学生自我教育期望用 $E$ 来代表, 指的是学生所期望读到的学历水平。父母最高学历、家庭的经济状况会对学生的非认知能力产生显著的作用, 而父母的最高职业并没有对学生的非认知能力产生显著的作用。家长参与中的情感参与、行为教导、亲子活动、作业指导、家校联系对学生非认知能力均有明显的正向影响(表2)。学生自我教育期望对学生非认知能力也有正向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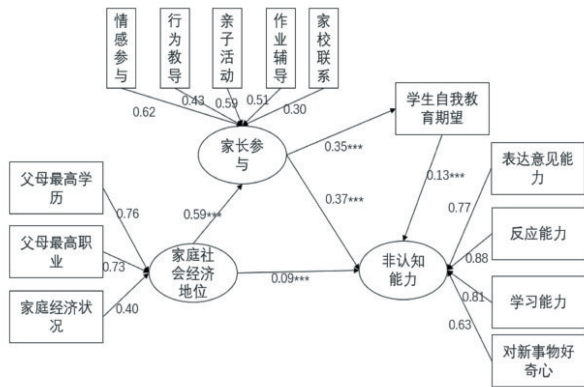
表2 学生非认知能力影响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因变量
父母最高学历	0.047*** (0.006)
父母最高职业	0.038 (0.016)
家庭经济状况	0.114* (0.018)
情感参与	0.077*** (0.005)
行为教导	0.032*** (0.05)
亲子活动	0.027*** (0.04)
作业指导	0.009*** (0.06)
家校联系	0.015*** (0.06)
学生自我教育期望	0.080*** (0.05)
调整后的R方	0.174
模型卡方检验值	0.000
样本量	8359

注: 在表2中括号内为标准误。\*表示 $p < 0.1$ ,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01$

### (二)家长参与、学生自我教育期望的链式中介模型分析

为了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长参与、学生自我教育期望和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创建了一个链式中介模型(图1)。在结构方程模型的验证前,对变量进行了相关性检验。相关性的检验结果说明各个变量间具有较为显著的相关关系,适合进一步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如图1所示,本研究建立的链式中介模型中存在两条中介效应路径。中介效应1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长参与→非认知能力;中介效应2是:家长参与→学生自我教育期望→非认知能力。使用95%的置信区间,用Bootstrap功能验证模型的中介效应。软件会随机抽取5000个Bootstrap样本,如果置信区间中不含零,则说明具有显著中介效应。数据结果(表3)表明两条路径的中介效应均显著。



注:\*\*\*代表 $p < 0.001$

图1 链式中介效应

模型中的主要拟合指标为:CMIN/DF=34.604, RMSEA=0.063, NFI=0.928, IFI=0.930, TLI=0.910, CFI=0.930。CNIF/DF为卡方自由度比值,本模型的样本数量较大导致模型的卡方自由度比值也比较大。RMSEA为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在模型中小于0.08即为拟合度良好。标准拟合指数(NFI)、增值拟合指数(IFI)、非规范拟合指数(TLI)、比较适配度指标(CFI)均为模型的拟合指标,指标大于0.9表示模型拟合度好。本模型的主要拟合参考指标均符合模型拟合的要求,说明模型能够比较真实准确的反应各个变量的作用效应情况。本文建构的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为自变量,非认知能力为因变量,家长参与和学生自我教育期望为中介的链式中介模型成立并有效。

表3显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影响间,家长参与的中介效应为70.81%,家长参与对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影响中,学生自我教育期

望的中介作用为10.95%。

表3 Bootstrap估计的中介效应及95%置信区间表

	中介效应占比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下限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长参与→非认知能力(中介效应1)	70.81%	0.138	0.135
家长参与→自我教育期望→非认知能力(中介效应2)	10.95%	0.142	0.180

### (三)家长参与、学生自我教育期望、非认知能力的关系机制

为了进一步了解家长参与对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机制,我们选用不同的家长参与方式与学生自我教育期望和学生非认知能力建立如图2所示的中介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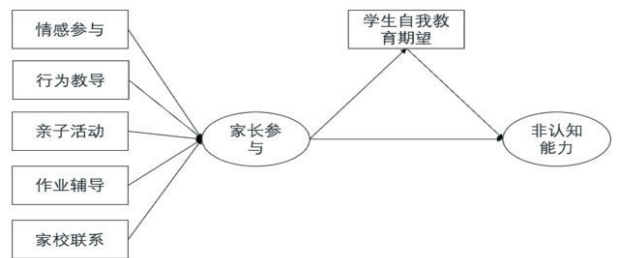


图2 家长参与、学生自我教育期望和非认知能力的中介模型  
以a代表家长参与对学生自我教育期望的回归

表4 中介效应检验

影响途径	家长参与对学生自我教育期望的回归系数a	学生自我教育期望对非认知能力的回归系数b	家长参与对非认知能力的回归系数c	中介效应/% $ab/(ab+c)$
情感参与→学生自我教育期望→非认知能力	0.22***	0.22***	0.28***	14.74
行为教导→学生自我教育期望→非认知能力	0.19***	0.25***	0.16***	22.89
亲子活动→学生自我教育期望→非认知能力	0.19***	0.23***	0.22***	16.57
作业辅导→学生自我教育期望→非认知能力	0.13***	0.26***	0.15***	18.39
家校联系→学生自我教育期望→非认知能力	0.06***	0.27***	0.11***	12.84

注:表4中介模型中的GFI、AGFI、NFI、RFI、IFI、TLI、CFI均大于0.90, RMSEA均小于0.058, \*\*\*表示 $p < 0.01$

系数,以 $b$ 代表学生自我教育期望对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回归系数,家长参与对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回归系数的估计值为 $c$ 。同样选取95%的置信区间,随机抽取5000个数为标准,使用Bootstrap功能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数据表明家长的不同参与方式对非认知能力的直接作用是不同的。由表4可知,家长参与在用学生自我教育期望作为中介,在对学生自我教育期望和学生非认知能力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

## 六、结论与讨论

总体而言本文基于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家长参与两个方面出发,同时根据自我决定理论构建了以学生自我教育期望为中介的结构方程模型,发现家长参与会通过内化为儿童的自我选择从而对学生的非认知能力产生持久的影响。在进一步比较了家长参与的不同方式的影响差异后,具体得到以下两个结论:

(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除了对学生非认知能力有直接影响外,还通过家长参与和学生自我教育期望的链式中介效应间接影响学生非认知能力。并且家长参与、学生自我教育期望均对学生非认知能力有正向影响作用。对于贫困家庭而言,可以通过加强家长参与和提升学生自我教育期望帮助学生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并最终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家长参与的不同方式对学生的自我教育期望和非认知能力均有不同作用。家长参与的方式不同,对于学生的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作用也不同。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需要家长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合理选择不同的参与方式,以达到提升学生人力资本最好的效果。

家庭投资理论认为,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青少年拥有较多的发展资本,如财务资本,父母与孩子的相处时间等,从而促进了学生在学业上的积极发展,而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青少年发展资本较少,妨碍了其积极发展,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的发展有正向预测作用<sup>[25]</sup>。贫困家庭学生在一开始就处于一个竞争上的劣势,先天竞争资源的不足极易导致其在就业竞争中失利陷入代际贫困传递的泥潭。改变这一现状就需要通过其他方式补偿贫困家庭因为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家长参与具有阶层上的差异,并且会受到学校的选择性抑制,选择恰当的家长参与方式,改变学校的行为将有利于克服家长参与的障碍<sup>[26]</sup>。不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家长参与都能在一定程度上

上调节和促进学生的发展<sup>[27]</sup>。在自我决定理论的框架下,家长参与不仅能够直接影响学生的发展,还能够通过自主性动机间接预测学生的发展<sup>[28]</sup>。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家长参与可以通过提升学生非认知能力的方式补偿贫困家庭学生人力资本的不足,应当重视家长参与的作用。学生发展阶段的复杂性和学生发展的不同特点都会影响家长参与方式的选择,而选择不同的家长参与方式会对学生产生不一样的影响<sup>[29]</sup>。家长参与的维度不同,带来的影响也不同。

## 七、启示与建议

### 1. 家庭层面

研究证明了家长积极地参与和对学生自我教育期望的引导会促进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培养。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点在于提升学生的人力资本。家长应当转变态度,积极投身子女的教育当中去。在参与的过程中注重参与的方式和技巧,与子女进行有效的沟通。应该及时对子女进行引导,帮助子女排除负面情绪,树立远大理想促进其不断地进步。家长对子女的行为教导有利于学生的发展,但是在教导的过程中应当注重方式态度,用民主的方式进行沟通。父母自身应当与时俱进,及时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了解更多的育儿技巧和沟通技巧,做到与子女良好的沟通。以自身积极的关注和帮扶帮助学生摆脱长期贫困的困扰。

### 2. 学校层面

学校教育是对学生有深远影响的场域。在学校教育过程中首先教师需要提高自身修养,平等用心地对待每一个学生,关注学生间的差异。贫困家庭学生在生活和学习上会碰到更多的障碍,教师应当对他们给予更多的理解和关注。学校要注重展开家校合作,重视学校和家庭间的相互联系。传统的家校联系方式以开家长会为主,然后在平时辅之以教师约谈家长。这样的家校联系方式下,学校的地位比家庭更高,学校的话语权往往会掩盖家庭的话语权,家长的意见难以被学校采纳,家长间的沟通更是少之又少。贫困家庭家长因为长期处于社会的不利地位,在生活中的话语权常常被剥夺。首先需要明确家校平等原则,让家庭和站在同一个地位上进行对话。同时学校应当更多的倾听家长的意见,将话语权还给家长。

### 3. 国家社会层面

家庭教育的开展离不开国家和社会的支持。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于学生有巨大影响,国家应当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对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家



庭进行重点帮扶,在教育资源上进行适当的倾斜补给,以打破贫困家庭的教育困境。社区也应当关注贫困家庭学生心理健康,帮助其树立远大理想,促进他们积极奋斗。这有利于贫困学生获得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取得学业上的成功从而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贫困家庭的学生需要的不仅仅是在学

校教育中的帮助,在家庭教育领域他们同样处于弱势。而且相较于学校教育而言,家庭教育更难进行有效监管和优劣评判。家长也不像老师那样进行过比较专业的教育培训,国家应当注重家庭教育的作用,利用多种手段对家长进行有效的培训,帮助他们掌握更多的教育技巧。

#### 参考文献:

- [1] 邹薇.传统农业经济转型的路径选择:对中国农村的能力贫困和转型路径多样性的研究[J].世界经济,2005(2):34-47+80.
- [2] 曹连喆,方晨晨.家庭背景、非认知能力与学生成绩的关系研究——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J].上海教育科研,2019(4):5-9.
- [3] 李晓明.贫困代际传递理论述评[J].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6(2):75-78+84.
- [4] 祝建华.贫困代际传递过程中的教育因素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2016,36(3):36-44.
- [5] 周金燕.人力资本内涵的扩展:非认知能力的经济价值和投资[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5,13(1):78-95+189-190.
- [6] ROBERTS B W. Back to the future: personality and assessment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2009, 43(2):137-145.
- [7] 乐君杰,胡博文.非认知能力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影响[J].中国人口科学,2017(4):66-76+127.
- [8] 赵延东,洪岩璧.社会资本与教育获得——网络资源与社会闭合的视角[J].社会学研究,2012,27(5):47-69+243-244.
- [9] 李波.父母参与对子女发展的影响——基于学业成绩和非认知能力的视角[J].教育与经济,2018(3):54-64.
- [10] BOONK L, GIJSELAERS H J M, RITZEN H, et al. A re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involvement indicator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J]. Educational Research Review, 2018(24):10-30.
- [11] FLETCHER J M, WOLFE B. The importance of family income in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non-cognitive skills in childhood[J].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2016(54):143-154.
- [12] 郑浩.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大学生就业——一个社会资本的视角[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111-118.
- [13] JOONMO S, Nan Lin. Network diversity, contact diversity, and status attainment[J]. Social Networks, 2012(4): 601-613.
- [14] CONGER R D. An Interactionist Perspective on the Socioeconomic Context of Human Development[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07(58):175-199.
- [15] WEI W, WU Y, LV B,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elementary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China: one-only? childrens. children? with? siblings[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2016(4):483-500.
- [16] 吴重涵,张俊,王梅雾.家长参与的力量——家庭资本、家园校企合作与儿童成长[J].教育学术月刊,2014(3):15-27.
- [17] LI Ying, HU Tongtong, GE Tingshuai,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me-based parental involvement, parental educational expectation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mainland China: A mediation analysis of cognitive abilit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2019, 97.
- [18] 韩仁生,王晓琳.家长参与与小学生学习自我效能的关系研究[J].心理科学,2009,32(2):430-432.
- [19] 高承海,侯玲,吕超,等.内隐理论与群体关系[J].心理科学进展,2012,20(8):1180-1188.
- [20] 张剑,张建兵,李跃,等.促进工作动机的有效路径:自我决定理论的观点[J].心理科学进展,2010,18(5):752-759.
- [21] 王艇,郑全全.自我决定理论:一个积极的人格视角[J].社会心理科学,2009,24(2):11-16.
- [22] 杨中超.家庭背景与学生发展:父母参与和自我教育期望的中介作用[J].教育经济评论,2018,3(3):61-82.
- [23] 魏勇,马欣.中学生自我教育期望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EPS的实证分析[J].教育学术月刊,2017(10):69-78.
- [24] 李春玲.中等收入群体与中间阶层的概念定义——社会学与经济学取向的比较[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6):53-58+126-127.
- [25] 乔娜,张景焕,刘桂荣,等.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参与对初中生学业成绩的影响:教师支持的调节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3,29(5):507-514.
- [26] 吴重涵,张俊,王梅雾.是什么阻碍了家长对子女教育的参与——阶层差异、学校选择性抑制与家长参与[J].教育研究,2017,38(1):85-94.
- [27] 安桂清,杨洋.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家长参与对子女学业成就影响的差异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2018,38(20):17-24.
- [28] 刘桂荣,滕秀芹.父母参与对流动儿童学业成绩的影响:自主性动机的中介作用[J].心理学探新,2016,36(5):433-438.
- [29] SEGNER R. Parents' educational involvement: A developmental ecology? perspective[J]. Parenting: Science and practice, 2006, 6(1): 1-48.